

太阳出来了

阮文生

脚乱了，洪水在竹扫帚下哗哗响。我把水往沟里赶。可是沟里的水和院里的水快持平了。门缝里的水还在源源不断地来了。洪水在院里跑来跑去，有些乱套了！爱人用树干、石块，堵着门下的缺口。水再上来三公分就进家了。我守着门口，更加手忙脚乱地与洪水死磕。到处都是轰隆隆的响。天上的水，河里的水，沟里的水，院里的水乱到一块了，在往上堆。破碎又拥挤！我念叨着老天爷，雨不能再下啦！雨帘又密又厚，许多东西遮了又露出。茄子、西红柿、黄瓜、玉米在风雨里飘摆。辣椒的叶子被开水烫皱了一样。芋头的叶片像大象的耳朵在水面扇动。我穿着拖鞋前前后后地跑。雨小了，下午雨更小了。我又感激又奇怪，率水没从后面淹上来。这雨比2020年猛啊！

洪水从屯溪冲向歙县。县城有的地方被淹两米多深。在绍濂、森村、泉径、清溪等地，简直惨不忍睹。青禾倒伏，汽车在水里团团转。山洪在村里横冲直撞，房子和烟尘从空中爆开。木架、砖石和废墟一起翻滚。滑坡的山体砸断交通。电杆倒了。一起被废了的还有茶厂、香菇厂、竹编社。瞬间的灾难令人目瞪口呆。夹在丰乐水库和新安江水库之间的歙县吃了不少苦头(6月23日歙县又被淹了一回)。接下来的逆转也是快速的。各级政府的救助大军来了。子弟兵、消防员、蓝天救援等都来了。铲除淤泥，搬走残石，断杆抬抬下来。掏空的桥面重新填实。吃用的大量物资运来了……黄山的灾情惊动了全国。上海的媒体约我写洪水。埋没的秩序在重现天日，污损的山清水秀在修复中徐徐展开。各地的关爱和乡亲们合到一起，在把丢失的信心找回来！

太阳出来了！叶子把阳光往高码，一片片一堆堆的。铁黑的枝干好像没有干爽的夜晚，在林子中隐隐约约。河边野茭白里的雾团在碎小淡化。沟里的水声听不到了。蝉在叫，新鲜又明亮。是压抑许久的情绪在黄山开闸了。

太阳二十多天没露面。一些现象跟着失联，比如朝霞、地摊和野炊。辣椒掉落一地，果实和叶片失联了。青长的生长被击落。有点突如其来，有点半途而废。怪可惜的！有些答案只有染上阳光，才更贴切更有味些。过多的雨水溃烂了天气。整个上半年，黄山算是淫雨霏霏。开始我不在意。像是一些行走，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没有谁碍着谁。6月19日，屯溪的雨下了整整一夜，清早起来还是雨声粗粗。一道又一道闪电，划过夜空。过了会儿，雷声跟来。尖锐的炸响，就像一个很大很严厉脾气的。不得不转过身来对待。率水河里的水一下子多了许多，水在快跑。水头撞碎了，又在前面拉起山头，一些断枝、陶罐、碎片被卷进波涛。本来清流，现在发黄发黏了。洪水过来了林子和小桥，来到我家的后面。

又密又粗的雨条从空中鼓突。门口的水泥路上都是水了，还跑起冲锋舟。突然，洪水从我家院门的底部冒进来。头一回啊，我懵住了。手忙

2024 7 7
2024 7 8



黄山市六·二〇重灾区歙县森村乡泉径村，驻军与当地百姓一起抗洪救灾。程向阳 摄

巴黎行记

摸摸卢梭的脚尖

张生



先贤祠前的卢梭像

我到巴黎，首先最想去的，就是先贤祠(Le Panthéon)。

这座宏伟的像罗马万神殿一样不朽的石头建筑不仅安葬着为法兰西乃至人类的进步献身的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和作家，像卢梭、伏尔泰、雨果、左拉等人，还有就是我这些年来越来越喜欢的巴金1927年来法国游学时所住过的旧居就在附近的布兰维尔街(Rue Blainville)。而且，我年轻时喜欢的作家海明威也曾住在这里的勒姆瓦红衣主教街(Rue Cardinal Lemoine)。

先贤祠的正门前的高大的立柱，里面的高的光芒闪烁的穹顶和庄严安静的气氛让人不由得放慢脚步，而其三角门楣上的那行金色的大字更是感人至深：“伟大的人们，祖国感念你们”(Aux grands hommes, la Patrie reconnaissante)。而其实不仅是法国人民要感谢这些伟大的心灵，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也会感谢他们。

在大厅的中央，就是著名的傅科摆，这个由法国物理学家傅科(Jean Foucault)发明的证明地球自转的装置如今已成一景，很多人在望着缓慢摆动的铜球摆锤若有所思。而看着从天而落的金色的铜球在地面的圆心周围沉稳而有规律地摆动，不由得让人想起康德的那句著名的话，唯有灿烂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让人敬畏。是的，人类的良知和思想就像这傅科摆所显现出的永恒的宇宙的定律一样永远感动人心，永远给人以坚定的不会落空的期望。

勒姆瓦红衣主教街74号是海明威

的故居，有着蓝色的门和窗户，窗户上方挂了一块牌子，上面摘录了他回忆巴黎生活的《流动的盛宴》(A Moveable Feast, 1964)的一句话：“这就是我们年轻时的巴黎，我那时虽然很穷，但却很快活”。(Tel était le Paris de notre jeunesse, au temps où nous étions très pauvres et très heureux.)可当年我们这些八十年代的文学青年喜欢的却是海明威在这本书里写下的另外一句话：

用我真诚的笔，与他们对话，让他们再生

叶周

在人生行将步入老年时，我一直渴望将长久在心里进行的一场对话写在纸上。对话的对象不是身边所爱的人，也不是年轻的后辈，而是阴阳相隔的父辈，他们是我的父亲叶以群和我所接触过的文坛前辈们。人与人的接触显然无法超越时空，更无法跨越生死界，当我无法和逝去的前辈们再次握手交谈时，我更加渴望与他们的心灵对话。

为了完成这场对话，我曾经迈开脚步追寻父亲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我去东京政法大学寻找父亲留学的痕迹，可惜看到的都是后来重建的校舍，二战时美军对东京的大轰炸摧毁了原有的建筑。我去重庆张家花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旧址，父亲在那幢楼住了很长时间，那里也是编辑部的办公室。在同一幢楼里还住着许多作家、导演和演员。可惜那幢楼也不存在了，当地的文化部门为了保留那个遗址，按照当年的模样再造了一堵墙和大门，并在墙上挂了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1938年武汉失陷前夕，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迁来重庆，设会址于此。中国抗战大后方进步文艺界的著名人士郭沫若、老舍、茅盾、冯乃超、胡风、臧克家、叶以群、何其芳、艾芜、柳青、邵荃麟、聂绀弩、冯雪峰等多在此集会，举办各种活动。”

说起父亲在张家花园的那间屋子，作家徐迟形容是天下最忙的编辑部，两张书桌，两个书架，还有一块搁板上都塞满了稿件。这些稿件中凝聚着多少作家的心血。“这小小的一间房，成了内地最重要的文艺杂志的总编室。印刷所和书店的人，不断进出：送稿、送校、送书。……有时，茅盾先生从唐家沱来了，有时，老舍先生从北碚赶来聚会，他们热烈地谈论文艺的路线、刊物的方向。”有时讨论得热烈了，茅盾和老舍就在屋里住一晚。沙汀、徐迟是父亲很好的朋友，有一段日子他们先后在这间屋子里与他共处一室，沙汀在那里写小说，徐迟则成为父亲应急稿件的快枪手。

廖梦醒的女儿李涓涓到了一岁零七岁，在一本画册上看见叶以群的照片，显得特别高兴，即刻对身边的人回忆起在重庆张家花园里自己童年的一件往事：有

一天妈妈廖梦醒为她煮了一锅面条，烧得时间太久成糊状了，李涓涓哭着不吃。这时叶以群叔叔听到李涓涓的哭声后，自己又重新煮了一锅，送来给李涓涓做晚餐……他们的文字中充满了美好的回忆。

我还去了香港天星码头，父亲和许多前辈战事平息后都是从那里登船北上，回到他们熟悉的故乡。那时大画家黄永玉才二十三岁，是一个活跃的小伙子。他在《为什么老头儿嚎啕大哭？》一文中回忆道：1948年，他到香港后跟着楼适夷先生在九龙一个名叫荔枝角九华径的小农场做了邻居，慢慢地那里也聚集起不少文化人。“记得茅盾先生、夏衍先生、潘汉年先生、乔冠华先生以及不少著名的左派民主人士都来九华径玩过。香港有什么会，大家就从九华径出发到九龙市区的加连威老道叶以群先生那里集合，再渡海到香港某个会场去。我觉得神圣而隆重，像儿童跟长辈上戏园子那么开心。”黄永玉用“神圣而隆重”来形容，即刻让我感受到了当年香港文人聚会的盛况。

还有郭沫沫先生的小女儿郭平英回忆道：1947年11月周恩来安排郭沫沫离开上海去香港。“为了缩小目标，叶以群安排我们全家人分乘了两艘邮船。父亲带着两个大些的男孩(郭汉英、郭世英)先行出发，一星期之后，母亲再带着姐姐和我们两个年龄小的孩子动身。”当叶以群陪伴着郭沫沫和两个儿子走下轮船时，文委的冯乃超、邵荃麟到码头迎接他们。

我文字中的记述不仅来自前辈们的回忆录，还有许多来自历史记忆海洋中的零碎片段。我没有想到父亲叶以群在历史长河中的点滴都在上述的各位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当他们到了耄耋之年还能清晰地记得。多么美好的记忆，没有在岁月的冲刷中流逝，却沉淀在生命记忆的深处，陪伴他们一直到老年。

那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岁月，父辈们还年轻，他们颠沛流离，迁徙于各地，在抗日救亡中矢志不移追寻着对于文学的梦想。当我回望他们的岁月时

如果你年轻时有幸在巴黎生活，那么你以后无论在哪里，都不会忘记巴黎，因为巴黎就是一个流动的盛宴。

这句我凭记忆写的海明威的话，让当时年轻的我也对巴黎充满了梦想。如今看到他的故居，却让人觉得巴黎的梦想如此真切又平凡，似乎已经触手可及。

不过，像海明威住的这条街一样，巴金所住过的布兰维尔街也是条很窄的小街，很像上海四川北路的一些狭窄的小弄堂，两边的房子也都是两三层高的小楼。这个窄窄的小街安静而平凡，就像他并没有来过这里一样。可他又确实在这里生活过，似乎至今还留下一些看不见的身影和气息。他曾不止一次回忆他到附近的先贤祠广场一侧竖立的卢梭的像前抚摸着石座沉思。他说自己就是从勇敢忏悔的卢梭那里学会了忏悔，学会了说真话，因此，他说卢梭是教他讲真话的启蒙老师。

年轻的时候，我看巴金的《随想录》，觉得似乎都是琐碎的往事和老年人的唠叨，如今再读却觉得这些往事并未成为往事，而是当下的很多事情的写真，而他的那些平静的文字又是何其沉痛后的冷静的反思。

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是十年一梦。还会再做梦吗？为什么不呢？我的心还在发痛，它还在出血。但是我不再再做梦了。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也下定

决心不再变为兽，无论谁拿着鞭子在我背上鞭打，我也不再进入梦乡。当然我也不再相信梦话！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随想录》序言：《没有神》，1987)

刚好，我大学时的恩师樊星老师也在巴黎小住。当年他还是个青年学者，热情地鼓励我从事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如今的他已经鬓角斑白，也早已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著名学者。这天我们约在先贤祠见面，我们一走到巴金曾经抚摸过和凝视过的卢梭的雕像，伸出手去摸了一下他的脚尖。可能是雕像的基座比较高的原因，他的脚摸的人可能并不是很多，所以，并不像我们之前经过的蒙田铜像的脚尖那么光亮。但是，这也足以让我们感受到巴金看到卢梭雕像时的激动的心情。当初，巴金曾经在卢梭的身上感受到他的伟大和勇敢，今天的我们也希望可以感受到他至今仍存在的对真理的追求的精神。

中午时分，巴黎的阳光有些滚烫和刺眼，我们坐在先贤祠的台阶上，看到街对面阳光照耀下的索邦大学法学院的大门上方镌刻着的法兰西的“三字经”，不禁感慨万千。

Liberté, Egalité, Fraternité.
自由，平等，博爱。

因为，在当今世界，认识到这三个词的价值何其困难，而真正去捍卫这个价值，又何其艰难！

2024年6月22日初草，30日完成于11 Rue Beaurenelle.



在这本著作中涉及的史料，不仅构筑起一幅父亲叶以群人生的生动画卷，而且将父亲与他同时代的前辈们从“左联”时期，到抗战前后以及建国后所从事的进步文化事业勾勒出来。通过这些文字，我看见了他们携手为中国文学事业奋斗的精彩历史。如今他们已经远离我们的记忆，但是他们的音容笑貌依然常留在我的记忆中，他们留给后人的宝贵的文学财富，崇高的人格品质。他们即便在极其艰难的历史岁月中，不论是忍饥挨饿，或是经受着精神上来自各个方面的干扰和迫害，仍然那么有个性地活着，仍然热爱着自己的人民，自己的文化，坚韧地追求着自己的理想，矢志不移地追寻着对文学的探索。这是父辈们留给这个世界永远不朽的精神财富。这些故事感动了我，并始终在我的脑际闪现，把他们的事迹写下来似乎成为我生命的救赎。

《世纪波澜中的文化记忆——叶以群与他的文学战友们》对于我还有更重要的意义。以一个海外写作者的身份回顾与文坛前辈的交往，以及对前辈历史的寻索，两者间形成的对话不仅有血脉的传承，更重要的是文化的传承。我作为海外华文写作者的一员，文学观和价值观都是在思想解放运动兴起的1980年代形成的，我的血液中流淌着中国文学的丰富滋养，我今天的文字是文化融合的产物，我为此庆幸。这些在文字空间中形成的对话，不仅是我与父亲的对话，并且是一个海外华文文学写作者，在海外生活了半生人生后，回到故土，再次面对先辈，面对我的文学起源时的一种思索。这种思索不仅增加了我的人生阅历，使我仿佛有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也更清晰地看见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我喜欢旅行，可是这一次远行却是走向历史纵深，如同经历了一次时光倒流，我经历了另一种完全不同、极其丰富的人生。我在梦中和我所见过的每一位前辈再次握手，向他们报告我的书已经写完，以此告慰他们曾经对我的信任和栽培，我也为此感到欣慰和满足！他们的人生经历也许只是历史大潮中的一个小小水波，却曾经发光发亮，折射出属于他们自己的独特光照，值得历史永久铭记！父亲和他的文学战友们，在世纪波澜中，个性鲜活，各领风骚，在文化战线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岁月的长河中，他们是冲浪者、奋进者。他们在中华大地上生活过，思想过，行动过，并留下了自己深深的文化印迹。

笔会



「文汇报」
微信公众号